

编者按

又是一年开学季,青年学生们满怀希冀与梦想,开启人生新旅程。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青年的命运,从来都与时代紧密相连。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浇灌和栽培。本期《新女学》阅读版关注青少年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县中的孩子》展现了中国县域教育生态图景,呼唤县域教育应当回归本真的教育;《我是技校生》书写了职业教育的真实现状,对当下的职校人才培养具有借鉴意义;《少年前传》通过讲述三个妈妈与三个孩子的故事,与读者一同关注“正在生长的少年”。

新书馆

《县中的孩子》：全方位呈现中国县域教育图景



林小英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实习生 贺雅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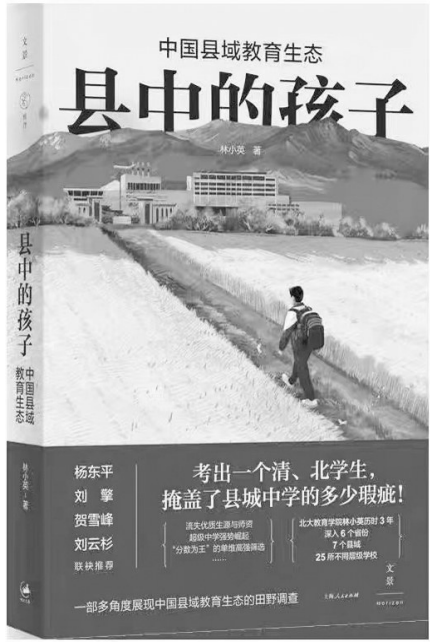
2020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中学校1.42万所,其中县、县级市举办的普通高中7243所,占比51%;县中在校生1468.4万人,占比59%,县中及其学生的数量均已占据半壁江山。2021年底,教育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县中整体办学水平显著提升,市域内县中和城区普通高中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健全,统筹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推动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而在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县中容纳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学生,曾经屡创佳绩,如今却成为亟待振兴的对象,以及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林小英副教授专著《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写就,是一部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民族志,全方位呈现了中国县域教育图景。

县域教育的生态

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县域教育曾经辉煌过,无论是高考升学率还是办学质量,县中都曾涌现一批成绩领先于大中城市高中的优秀学子,甚至有城市的孩子到县域高中就读的情况发生。彼时,“县中现象”令人瞩目,县中也成为诸多乡村学子改变命运

教育是人类社会最具奠基性的领域之一,而县域教育作为整个中国教育改革版图当中的基层,应当奉行怎样的规律与制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林小英副教授专著《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写就,是一部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民族志,全方位呈现了中国县域教育图景。



的主要渠道。

进入2000年,县中风光不再,由于地方政府对教育规律的认知误区、条块分割的教育行政体制以及跨区域的生源市场的形成,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级中学日趋衰落。在作者林小英看来,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当县域与地区间的学校不断上演着师资争夺,导致了校际差异,也使得退守县中的孩子成为“不被期待”的孩子。

县中的孩子

林小英将县中的孩子归结为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构成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端,而这一端中的群体又可以再次

被划分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子”两个成长阶段,这两个成长阶段则分别对应了两次重大筛选。从村小到县中,县域的孩子们在不同跑道上起跑,面临着怎样的生存之困与学习之难?书中把生活困难的学生总结为四类:家庭不健全、经济极困难、路途很遥远、长辈需照顾。这些孩子在拼尽全力进入高中后,面对升学压力、朋辈压力、社会差距和认知成长等因素,使得他们所承受的生存之困被放大。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在县域接受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他们对教育的需求、对学校的需求,不单是提供升学预备的知识,更是培育情感和培养技能。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家庭或许无法为他们提供避难的港湾,那么学校是否可以成为他们心灵的庇护所?

而在学习方面,县域的孩子还面临着从“被淘汰”到“被放弃”的两度筛选。村小的孩子是在人生第一个筛选阶段被淘汰下来的,因为“好家庭的好孩子都去了城镇念书了”。县中的孩子则是经历了人生第二个重大筛选阶段被淘汰下来的。留下来的孩子也难有机会被精心对待。

局内人的拉扯

在教育场域内的各方博弈中,还有三类局内人也在困惑中前行。

对于教育事业来说,教师是办好学校的根基。县域教师普遍反映的问题是“工作量与工资、职称不匹配”,即压力大、工资低、没激励。而在师生之外,另一个重要角色便是家长。县域学生的背后有三类家长:其一是顺其自然的“无奈放手型”;其二是举全家之力的“全面保护型”;其三是处于两者之间,

相对有限督促、有限监督和有限投入型。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作为学校安全的负责人、教育事务的管理者和扶贫干部的校长,需要肩负起“正事”与“杂事”两大类事务。所谓“正事”即“教书育人”;所谓“杂事”,主要由县域行政系统对校长的考核指标和考核方式所催生,占据了大多数时间。县域学校的校长多为本地人,要以发展家乡教育为己任。他们管理着学校内部的“钱”“人”“事”,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竭尽所能、精耕细作,“用每个人通过多年的实践生发出来的智慧滋养着当地教育”。县域教育改进的建议和行动的方案,或许就在他们身上。

回归本真的教育

通过这本田野扎实、内容丰富的《县中的孩子》,作者在带领读者一起思考县域教育如何破局的同时,亦指出教育不是经济,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最具奠基性的领域,不能奉行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模式,基础教育更不应该只用经济逻辑来度量和验证。

教育是在生命和生命之间的互动中完成的,很多教育的结果无法用成绩或者数据来衡量。并不是只有成绩才是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情感和关系的养育也是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对教育的评价也应当回归到“好的教育”要指向的两个根本的政治哲学的问题,即“何为美好的个人生活”和“何为共同体的美好社会”,并以此作为自身最本质的内在质询。县域教育应当回归教育的原则,尊重教育常识,遵守教育规律,回归本真的教育。

书中所展现的关于县域教育的现象,有好的,也有坏的,它们都是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一部分。经济发展赋予城市和工业以优先权,县域或者说农村,有时候成为一种遥远的文学怀旧或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但是,正如作者林小英说:“教育不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县域教育的破局,应着眼于本地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紧盯着从外部竞争中胜出,要协调县域内部各主体的利益和资源,充分调动各方改善和发展教育的积极性,重新点燃当地民众对教育的希望。

得不捆绑在一起的夫妻也不在少数。无论哪种情况,家庭成员间的冷漠或者怨恨都会给孩子心灵造成创伤。

最后的一种情况,是在受访的孩子中出现最少的。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在初中阶段拉帮结伙,进网吧打游戏或抽烟喝酒,致使成绩快速下降,甚至厌学、逃学。相比前边两种,这些孩子非常明白自己因成绩不好走进技师学院的原因,无不流露悔意。

亟须解决的技校生问题

总而言之,社会快速发展中积累的许多矛盾给所在区域的某一个少年的压力,都被技师类院校接下了。这里的管理层和教师,在尽着自己的最大努力,包括响应国家建设制造强国的号召,争取好的政策支持,提升教学软硬实力;在管理上,探求更人性化、更适合青少年心理的教培模式;在向上的教育对接上,积极呼吁,希望为从这里毕业的孩子们争取更多的进修、升学途径,有良好的教育资源使他们进一步成长,成为更加优秀的技工、工匠和工程师。

就目前情况而言,前两项,已经有了落处,有的还取得了较大进步。只是最后一项,技师学院的师生们至今一筹莫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技师学院的技术类认定证书,在进一步的升学、进修环节上,不被教育部门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锁死了技师类院校毕业生的上进之路,让有希望、也有实力再进步、能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年轻人失望。

这对个体来说,是个沉重的话题;对国家来说,是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个写作者,在这里,我记录所见,梳理一众师生所思,尽可能地摆脱以往小说创作中的修辞,因为这一刻,我并不是创作者,而只是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命的见证人和同道。

谨以《我是技校生》,向所有关心青少年成长、关注社会进步,为教育公平公正发声、奔走的人致意!同时也向每一位在采访、成书过程中无私鼓励、支持的师长致意!最后,愿每个孩子,通过自己努力,都能实现梦想,过上好日子!

品鉴坊

阅读提示

2023年,姚鄂梅携新作《少年前传》归来,以手术刀般的锋利,划开成人与少年的道德困境,再写“非常东亚的家庭故事”。小说着力于描写家庭生活中“正在生长的少年”,从当代教育生活的微观现场出发,论及长成一个人所经历



姚鄂梅



■ 姚鄂梅

无可替代的少年时光

写《少年前传》时,不可避免地回想起一些场景,我曾经的少年时光,我身边少年的琐碎点滴。

新冠疫情开始之前的那个暑假,我们偶然看到一个赴冰岛徒步的招募令,女儿非常非常想去,招募令上有年龄要求,十二至十七岁,虽然我们离十二岁还差一点,架不住女儿喜欢,我决定帮她促成这一壮举,没想到到人家不收,人家说,十二岁其实都有点拖不下来。结果那一期成了最后一期,至今也没恢复。我不禁想起我的一次“徒步”,只不过我当时已经十五岁,是一名寄宿高中生。我们几个周末回家的同学,兴冲冲地去做长途汽车,没想到我们错过了,车刚刚开走。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搭次日早上第一班车走,且当天下午就要返校。我们中的一个男同学说,要不我们走路回家吧,我知道一条近路,天黑时就可以到家。当时是下午三点多,我们看着晴朗美丽的天色,立刻决定跟着他走。所谓近路,就是离开公路,转入连绵的群山。我们五六个人一路欢声笑语,在山间小路上飞奔雀跃,简直就是中国湖北宜都版的《音乐之声》。天色暗下来时,我们在山坡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画面,那是我们学校的操场,也就是说,我们花了两个小时,几乎又折回学校来了。号称知道近路的同学有点急,反省我们大约是在哪里拐错了弯。这以后,每到路口,他再也不敢贸然决定,即便走在直行的独路上,只要遇到人,也会张着两手跑过去仔仔细细地问路。当天晚上,除了一个人因为太远且对路线不是十分有把握,不得不留宿在另一个同学家里外,其余的人都披星戴月平安回家了。后半夜,小腿的疼痛令我从睡梦中哭醒过来,我从没经历过那种绵长且持之以恒的疼痛,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在不断融化一样。想想我的那次“徒步”,再想想女儿未能达成的徒步,觉得招募方的冷静是正确的,他们阻止了热情鲁莽的女儿,也拦住了我这个“冒进”的母亲。

我初一、初二那两年有点不对劲,喜欢“霸凌”家长,一言不合就跑到学校向老师告状。有个周末,我又在激愤之中跑出家门,到了学校才发现整个校园空无一人,正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直接闯到老师家里去,一抬眼看到老师正在学校附近的小商店里。老师以为我遇上了大事,赶紧随我来到我们家,结果老师和母亲犹如久别重逢,在一起十分愉快地畅聊了个把小时。事后母亲对我竟也没有半点责备。如今我和女儿有时也会有越来越严厉的对话,我说你可以把这个问题拿去问问你老师,看她怎么说。女儿果断驳回:我才不会呢,你当我傻呀。

因怕扰民,女儿的练琴通常安排在傍晚六七点之间,这时我通常活跃在厨房,但耳朵是留了一只给她的,有一次,突然听到差一点点就接近老师示范的声音了,忍不住探出头来大声叫好。没过多久,她把乐谱架移到靠近厨房的地方,期期艾艾自言自语:“今天我到这里来练!”我偷笑,原来一直以为她根本不在乎我这个外行的评价或鼓励,看来并非如此。

白璧无瑕的少年

去年底,女儿要考历史,跟我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恍惚想起,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好像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当年的身边事,现在已经成为她们历史书上必背必考的题目了。

这个事情让我好一阵说不出话来,时事固然有人记载,有人梳理,还有人标记重点,而那些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漫漫琐事呢?它们终将被沉重的岁月掩埋,所剩无几,但它们一样对人生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这也许可以回答我为什么要写《少年前传》这篇小说。这是三个妈妈与三个孩子的故事,三个最称职的妈妈,三个最美好的孩子,他们正处在儿童之后、少年未

满的年纪,头冒青丝热汗,目光纯净又执拗,他们有着少年的个头,目光和谈吐俨然还是小孩,偏偏那两年对他们来说,又是多事之秋。他们褪下童装,合体的少年衣服却还没有找到,他们小学毕业,面临初中分流,却在完全不懂选择的年纪,被推向人生第一个岔路口。这时他们走的每一步,都懵懵懂懂不明所以,他们只是家长伸出去的手指。而家长,他们恰如自由的困兽。

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去写所谓问题少年,我也不喜欢问题少年这个说法,如果真有所谓问题少年,那一定还有问题青年、问题中年、问题老年。在我看来,每个少年都白璧无瑕,每个少年都光芒万丈,包括已经老去的少年,也有干净的碎片,在闪着亮光。

《少年前传》：三个妈妈与三个孩子的故事

和技校生在一起,我们无需修辞

作家杨裘所著的长篇小说《我是技校生》,以一名技校学生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书写了当下我国职业教育的真实现状,也从另一个角度思索了时代环境与青年发展之间的关联,对当下的职校人才培养具有借鉴意义。

■ 杨裘

中考过后,普职分流的政策,使约50%的学生将进入职业技术类院校学习。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下,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子女,在心理上,都有些难以接受。

国家政策在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高端智造。在成为制造强国的路上,我们需要大量的优秀技工和高级工匠。可以说,培养数量庞大、本领过硬的技工,是我们通向制造强国目标牢固的基石。而这需要大量的适龄青少年进入职业技术类院校学习,从零开始,认真钻研,一步步,踏踏实实地,成长为共和国需要的优秀技术人才。

以上两者,一是造成现下职业技术类院校招生难,生源不够理想;二是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在中考分数不理想,同时又囿于家庭经济因素,实在无法选择私立高中或出国求学的情势下,才不得不愿地进入技工类院校学习。一位长期在技师学院任教的老师讲:“教育应当是分类的,而不是分层的。现下,成绩不好的孩子才上技校,这是对我们技校师生的歧视。”

在这种情势下,我开始写《我是技校生》这部书稿。

为社会兜底的技师类院校

2019年9月份,我进入技师学院,开始了与管理层、老师、同学的交流。在技师学院的所见所闻,很快颠覆了我对技校原有的印象。学院的管理人员和老师很多都是24小时开机的,生怕哪个孩子有

什么状况找不到而生出意外。某位老师说,在技师学院久了,慢慢地,就生出了一些在以前按部就班的职能部门时没有意识到的情怀:这些孩子需要关爱,需要接受教育,需要学到一门谋生的手艺,我们再不收,他们年纪这么小,到哪里去呢?我们不好好教,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怎么办呢?什么叫有教无类,来了技师学院,就能很好地体会了。这位老师还告诉我,有的孩子,父母都放弃了,但是,他说:“我们不能放弃。”

从这个角度讲,技师学院,除了常规的教书育人、技能成才,还有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兜底”的功用。所以,技师学院非常重视开学教育,他们有长达一个月的开学集中教育时间。主要内容是军事训练、内务、思品教育等,通过这些严格、集中的训练,强化学生的组织纪律,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树立自信心,为接下来三年在技师学院学好文化课、专业技术奠定基础。

因为不论是学院管理层还是教师,他们都知道,现下社会的样貌:一方面,科技、信息迅猛发展,AI、航天、医疗、生物技术高频迭代,加之席卷全球的疫情,让人们的工作、生活、沟通方式比之前都发生了巨变,价值取向趋于多元;而另一方面,他们要想想一切办法,让学生们学知识学技术,让他们阳光、向善,心灵丰满,以应对似乎是越来越难以确定的未来。他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再退一步讲,如果通过学院三年的培养,能使学生们乐观向上、自食其力,也善莫大焉。



杨裘

学生们进入技师院校的原因

因为与老师们的交流在前,所以,接下来与学生们的交流,我也许是有了心理暗示的原因,特别地留意到了他们说起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亲人时的神情、目光和微小动作,由此度量原生家庭在他们走进技师学院的轨道上助了几成的力。在动笔前,我分析了受访学生们的情况,感受到了一些孩子因成绩劣势而进入技师院校的原因。这些原因大体上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家庭经济原因,简言之就是贫困。当父母的大部分时间囿于谋生,无暇顾及孩子,连作业签字、家长会都没时间参加时,就更谈不上悉心陪伴。多少小学、中学阶段的孩子,和父母连面都见不上,成了“留守儿童”。隔代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进行的监护,怎么想都心有余力不足;还有一部分父母虽在家谋生,但因劳作强度过大,而无法给予孩子们渴望的注视、抚爱和培育。

其次,带给孩子创伤的,是来自家庭成员间,尤其是父母间的不睦。在民政部门按程序办理了离婚手续的就不少。现实生活中,早已貌合神离,为了孩子、家人或生活不